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八十五回 責親妹二郎動怒 還情債聖母遭災

卻說嫦娥對呂洞賓說道：「呂道友，你說張果大仙因甚把信帶給二郎之事，委託於我這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呢？此事說來話太長了。讓我慢慢地說給你聽。」原來二郎有一位妹子，於周朝末年，修成大道，奉玉帝詔，封為元真夫人。如今世上都訛稱聖母娘娘的，就是這位夫人。據聞夫人雖然已經得道受封，卻還欠少人家一段姻緣。只因他在凡間，從小兒就憑父母之命，許配一個癡心少年。這位少年也是大家公子，生得才貌雙全，丰神絕世。自從聘定妻室，打聽得小姐四德俱備，美貌如仙，心中□分欣悅。不料這位小姐一出母胎，就不用葷腥，不穿錦繡；少有知識，就是一心修道。父母不能禁，姊妹不能勸。到了□五歲上，畢竟棄家而去。那少年得此消息，一場大哭，嘔血而亡。小姐成道後，得封夫人之職。但因自己的丈夫為他殉情而死，每一念及，輒便鬱抑，常說：『身為仙人，不能把什麼好處給人，反倒先害了自己的多情夫婿，豈非恨事！』

「乃兄二郎神聽得此話，常常非笑他，責備他，說他：『不該再有這種凡心。既存凡心，何不回轉人間，卻來天上作甚麼？』夫人聽了，佛然道：『妹子所言，乃是至情至理之談。凡人尚不能蔑情棄理，何況仙佛呢？』二郎怒道：『似你這樣貪戀情慾，只怕還得謫墮紅塵。可憐多年的道行，一旦成空，還怕愈陷愈迷，墮入輪回。那時卻有誰來救你？』夫人道：『妹子說的不過是情理二字，何嘗真要下凡？哥哥說得那麼厲害，卻也好笑。』二郎歎道：『妹子此言差矣，人仙之別，就在一點心苗。心中有了凡念，便與神仙不同。只恐你今日的一番話，已種下歷劫之根。你還不自覺悟，和阿兄苦苦爭辯，豈非可笑可憐！』夫人只當二郎有心嚇嚇於他，便冷言說道：『我只曉得情理兩個字各界通行。不論入天三教，誰也不能逃出這個圈子。老君祖師身為仙祖，幾次下凡，是為的什麼？西方如來佛爺，願親入地獄，以諷世人，這又為的是什麼？妹子雖然不敢妄比兩位道祖，也不肯自居情理之外，叫人說我是個不通情理的仙人。再說得切實點兒，萬一因我害人之故，將來仍要貶入紅塵，完此一重孽賬，妹子也在所不辭。至於見性明心，自警自覺，懸崖勒馬，皈我本真，那又全在本身的志節修持。未見下凡的人，個個墮入輪回，萬劫不復的。』

「二郎聽他談到這話，不覺勃然怒道：『我如此再三地警告你，還是如此沉迷愚悞。可見你這人枉為仙神，枉受帝封，竟和塵世凡夫一般無二。我做兄長的，和你說到這步田地，可也如你說的仁至義盡，情理兩方，都對得過了。你既一味執迷，毫無回心轉意，我也只好由你自便，請你去做老君祖師、如來佛爺去。我卻沒有那麼大修行，大福命。只能兢兢自守，做個大羅仙侶，也不敢再存什麼妄想。從此你我兄妹，各走各的路，各奔前程，如何？』夫人見二郎如此相逼，也佛然不悅道：『阿兄為甚麼苦逼妹子？妹子所言，也不過是本人一種見解，以為天上天下，海內海外。大小公私各事情，都要情理為本。妹子承父母之命，許字人家。人家今為妹子而死。妹子卻因害他而得為仙人，受職天曹。縱不能設法報答人家，難道連本心一點歉疚都不許存在麼？難道做了仙人，就不該再有良心麼？就可以不講情理，禍人利己麼？我知阿兄心中，亦必以為不然。既然認為這等行為是不應該的，在未能報答人家之前，正該時存歉疚。庶一有機緣，立刻可以設法圖報。這是妹子一點深心，並不是暗存情慾，思量下凡，和人家匹配婚姻去呀！再說妹子要有這等凡念，為甚麼當時不從父母之命，不受姊妹之勸，苦苦要修道求仙呢？縱然苦志修行，又如何能夠昇天、受封，和阿兄一般的，同為有職的金仙呢？』

「二郎本是一位烈性天神，最是逞強好勝，不肯受些委曲的。如今被妹子駁得無言可對，不覺暴跳如雷，手指夫人，大聲叱道：『好好，你有多大的功德，多深的道行，竟敢和我爭論起是非曲直來？既你這般大膽，可見你心目中早沒了我這兄長。我也不再承認有你這個敗壞門風的妹子。從今為始，真個各走各的路，莫相聞問，倒免得我為你操心！』

「夫人聽了『敗壞門風』一句，不由氣得哭將起來，拉住二郎，要同去朝見玉帝，辯訴冤屈。二郎哪裡容他拉扯，使勁兒一推，把夫人推倒在地上，氣鼓鼓地大步出去了。走了幾步，重新回轉頭來，叱道：『還有一句話告訴你。你記清了，你要嫁人也好，偷漢子也好，須是脫離仙界，回到凡間去幹，一輩子也不許你說出我的姓名。我便當你已是死了的人，一概不來過問。萬一你在天上胡鬧，或是假借我的名頭，作出什麼壞事來，我便將你壓在泰山之下，叫你永世無出頭之日。你省得麼？再會了。』說了這兩句，頭也不回，憤憤而去。

「誰知身為仙人，真是不許戲言，也不許欠人什麼。那元真夫人既欠了他未婚丈夫之情，又在二郎面前說了幾句情願還人情債的話。在他言者無心，而陰陽人天，各界都有日夜遊神，專記人家的言行心跡。一經記錄，呈與上帝祖師批准，便成一種定數。憑你道德多高，功行多深，都是逃避不得，撓回不轉。這便叫做無可如何的氣數。

「如夫人所言，關於婚姻之事，除由上頭批准之外，同時我們月宮中，有位月下老人，專管各界婚姻配合的事情。他有一本冊子，上面載有男女配合的事由年月。這冊子真個奇怪，並不是他用筆寫上去的，大凡天上地下有這麼一對配偶，當他們的婚姻發動之時，就有了男女兩方的姓名事由。不但正當姻緣，就是露水夫妻，或僅一刻的歡娛，也逃不出這本冊子。正不曉得是什麼人替他記上去的。等到他們結合之時，方由月老飭下府中書吏人等，用根紅絲，將二人的姓名搭繫起來。一經搭上，這紅絲好似天生在冊上的，揭也揭不去，扯也扯不了，直到雙方之一死亡，或婚姻中變，配偶分拆之時，那根紅絲便不知不覺地隱沒不見了，一點形跡都沒有了。

「如今這位元真夫人無意中漏了這點口風，剛巧這時他未婚之夫已轉世為人，生在山西陽曲地方，姓王名昌，年已弱冠，上京應試，路過夫人廟中，即俗稱聖母廟。那時天降大雨，王昌入廟避雨，因見所塑聖母像貌□分美麗。這等少年人，有甚交代，一時興之所至，也不管造孽與否，就在兩邊粉壁上題了幾句邪詩。其時夫人方應許真君之請，去錢塘觀潮。等他回到廟中，看見兩首歪詩，不由心中大怒，立命廟中守衛神兵，一陣風將走在半途的王昌，折回本廟。原想解上天庭，罰人冥曹，處以重罪。不料王昌一到廟中，因被神風吹得昏頭昏腦，神智不清，伏在廊下，儼如睡去。夫人未及鞫訊，忽傳月老駕到。夫人不覺大駭。自念身為仙人，和月老有甚麼關係，勞他前來作什麼呢？既已到來，只得禮接人。相見之下，月老就向夫人賀喜起來。夫人又驚又怒，只當月老有心取笑。經月老取出冊子給他看過，才知目前階下囚人，即是本人未來的夫婿。一重公案，如今即須了結。夫人這才大哭起來，深悔當初不聽阿兄之言，以致造成這段仙凡的姻緣。

「當有月老再三地勸說：『既有俗緣，遲早終了，不如早了了結，以便永固仙業，免得身為仙人，心存凡念，終惹同道譏笑。』夫人聽了，因思事已至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允許嫁給王昌。為怕阿兄知道，引起風波，即日由月老主婚，喚醒王昌，當面言定。夫人暗暗窺看王昌，卻是絕好丰神，一表人才，真不愧為自己的夫婿，心中也便含意。成婚之後，夫人是有職的金仙，自然不能下凡。王昌卻要上京應考。臨分手時，月老又來，說他此行必擢巍科。他那裡婚姻冊子中，另有一位牛小姐，乃當今牛尚書的女公子，紅絲已繫，該配與王昌為妻。與元真夫人道隔仙凡，不分嫡庶。

「夫人也說：『丈夫既在凡間做官，應有陽世夫人，替他支持門戶，這倒是應該的。但望他取得功名，早離孽海。本人既為君婦，一段夙緣，可算了清。從此可不再欠你的情債了。將來得志成名，急流勇退。如蒙相念之情，可來廟中看我。當以修道真詮立功秘訣相贈，長生可致，金丹可成也。若是迷惘聲色，貪圖功名，只怕再次相見之時，已到不可補救之日。不久一棺附身，與草木蟲魚同此腐爛，一點結果都不可得，倒枉負妾今日一片勸化之心了。』王昌唯唯稱是，灑淚而別。

「夫人自他去後，已有一月身孕。滿望靜處廟中，悄悄分娩，送與王昌。從此孽緣既了，便可安心供職，再沒絲毫繫念。哪知仙凡配偶有犯天條，也因王昌前生既殉情於夫人，夫人雖已失身相報，論其輕重，似尚不能抵折，還須受過一重磨難，方可註銷孽賬。

「其時二郎正奉帝命，任為三界都巡按使，專司稽查上中下三界仙凡各種善惡功過事項，分別奏請賞罰懲獎。他雖然是嚴正剛

直的神明，卻也性愛詼諧。一天，在鐵拐先生請的宴席上，達到現在廬山、等前去教授劍法的玄女大弟子何仙姑。酒酣之後，大家說笑為歡。何仙姑無意中，提到自己前生之事並修道始末。二郎撫掌大笑道：『怪不得人人說何仙姑是有丈夫的，原來真有這等事情，今兒你自己也說出來了。可知人家沒有冤枉你呀！』何仙姑經他取笑，不覺粉臉通紅，也是他一時情急，偶失檢點，便脫口答道：『二郎卻莫瞎說別人，你自己親妹子招了個凡人做丈夫。你這位三界都巡按，竟連自己家的事都查究不出來麼？』此言一出，闔座大驚。仙姑也自悔失言，急得面紅過耳，花容失色。本來二郎為神，何等精明。三界之事，大如國計民生，小至家常瑣碎，哪一件兒瞞得過他的耳目。獨是乃妹與王昌之事，一則二郎太過自信，以為自己家庭中，決沒有絲毫犯法之事；二則正因這事是他家的事，與他的體面有關，個個都能知道，獨獨不肯向二郎饒舌，這也是人之常情。若說這等有關天上風紀之事，事雖不大，日久終須披露，哪能永久秘密得住，不過得仙姑一說，而發覺更早。這是仙姑所深為抱歉而悔不自己的啊！

「當時二郎一聞此言，猛地回念昔日兄妹爭執之言。知道仙姑之說，必非無因。他是何等要面子的人，今因取笑別人，反被別人扯住自己的家醜，而且身為巡按，獨把自己妹子的私事漏過，叫人看來，好像存心袒護一般。這等事情，可算自他得道以來，未有之奇恥大辱。只見他滿面鐵青，雙目發紅，半晌半晌不置一詞。仙姑已知闖禍，別的仙人，也都在暗暗嗔怪仙姑。仙姑急得幾乎要逃席而去，繼思二郎莽撞直率，或者還可遮飾。忙即起身向二郎再三賠罪，又鄭重申明：『完全是自己戲言，並非真有此事，還望垂恕失言之愆。』哪知二郎心中也有他的見解，以為身任稽查之職，己身不正，焉能正人？外面既有此等議論，無論事之有無，均該公開查究。同時對仙姑，不但沒有介意，反感激他提醒之德。只見他突然走近仙姑身邊，深深施禮說道：『仙姑切莫多心，當我是那種量窄存私的惡神妖仙嗎？我身任何等職務，焉有身犯嫌疑，而能糾正人家之理？平日苦於各位道友，誤認秘密此事，為全我體面，竟使我一點風聲都沒有曉得。殊不知體面是虛，職務是實。個人的體面是私，天家的條例是公。安能因私誤公，為虛棄實？此皆各道友不明大義，有心誤我的前程，壞我的名節。今日仙姑所說，雖是戲言，卻是大有裨益於我，可算我二郎一個真正道義之交。我謹在此表明我的感激之忱。辦完公事回來，還當踵府叩謝。並盼在座的許多道友，此後和二郎相交，都要像仙姑這樣愛我以德，才不枉了我們交好一場，也不愧我們上界仙神的交況，足為中下兩界、仙凡各類的模範。要是只顧體面，不講道義的朋友，與下界酒肉聲色之交，有何分別。我二郎甚不願見。』說罷，又向仙姑一揖，回頭又向同席諸仙一點頭，大踏步出洞而去。

「眾仙都道：『二郎此去，必將元真重治，這事如何是好。』仙姑更是深悔失言，急得只有流淚。鐵拐笑道：『你們真是不明事理的蠢坯，此等天庭風紀有關的大事，即使仙姑不說，天上不比凡間，幾位大羅神仙，哪一個不有未卜先知的本領。就是二郎自己，只因過於自信，從來不向自己家庭一想，所以暫被蒙過，將來也終有明白內情之一日。剛才他還埋怨人家不肯告訴他。試問他所居何職？所司何事？這等切近自身的大事，他自己不能明白，還要求別人告發。人家和他妹妹有甚冤仇，又沒做什麼巡按稽查，又不曾受他委托，替他作什麼助理之職？誰又應該幫他作這越職的冤家呢？至於就他的職責而論，不管是他妹子，不是他妹子，既有這等事情，怎能裝聾作啞地馬虎過去？他今趕去查辦，也是份所應為。今天不為，不久也終有要做的日子。這與仙姑的話，我輩的不說，總沒多大關係的。仙姑也不必以此介懷，列位也不必替元真擔心。若論彼此平日交誼，大可等待二郎辦完他的公事，看他如何發落。放著我們許多仙人在此，大家各盡本心，替他分擔一些干係，共同保他一個不吃苦楚，那是極容易的事情。等他災星一滿，再用大眾名義，向上頭保奏一本，他也可以脫罪了。若是二郎再固執，也還有和他硬幹之法，怕什麼？』眾仙聽了，鼓掌稱善。

「藍采和笑對仙姑說道：『照此說法，仙姑今天一席話，反是玉成了元真。』仙姑笑道：『那也不見得吧。』采和笑道：『怎麼不是？你想，元真身犯天條，得罪是他本份。二郎身任巡按，治獄是他的本職，卻因案發自你，大家心中總有些子抱歉，將來都得照顧他些，這不是你的好處麼？』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仙姑心中終是不能釋然，因堅邀大眾都不要散去，等在這裡，聽候消息。眾仙也都允可。等了半天，鐵拐先生神機默運，已知其事，不覺失笑起來道：『你們大家瞧，這二郎不是呆子麼？他把自己的親妹子壓到泰山底下去了。』眾仙一聽，大驚失色。仙姑更急得花容大變，淚如雨下，逼住鐵拐先生，要他定計救援元真夫人。

「嫦娥說到這裡，倒把個事不干己的呂洞賓，也急得抓耳搔腦地問道：『了不得，這位二郎神爺，也忒煞凶狠。就算他妹子身犯風紀之罪，也是月老主婚，了結應完的情債。論罪固應嚴懲，論情未嘗不可原諒。縱然不講原情，而壓至山底治罪，亦未免過當了些。不知幾位大仙，究竟可能救他不能咧？』嫦娥笑道：『你自己的事情未了，卻硬替古人擔憂。放著許多天仙，難道還救不了他一個人？』

至於如何救法，不但你，就是看書的列公們，也想急於知曉。無奈，這回書已經做得太長了，只好留待下回分解吧。